

1

韩国最受欢迎的奇幻小说《符文之子》的中文版本  
点击率最高的网络游戏《天翼之链》的原著小说

# 魔剑奇缘

## 绝境余生

[韩国] 全民熙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铂金之城

BO JIN ZHI CHENG

晨光出版社

1516.84  
1069

图字:11—2005—5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境余生 / [韩] 全民熙著; 薛园媛译.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 8  
(魔剑奇缘)  
ISBN 7-5342-3627-4

I. 绝… II. ①全… ②薛…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2449 号

Children of the Rune: Winterer

© 2005 JEU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CHILDREN OF THE RUNE - WINTERER. 1ST edition by  
JEU FANTASY, published by JEU MEDIA, Inc.

The copyright of this book was transferred by Estival Welkin  
Culture & Art Studio

• 全球中文简体字版权授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责任编辑 吴云琴

绘 画 99°漫画社

责任印制 阙 云

魔剑奇缘

绝境余生

[韩国] 全民熙 著  
薛园媛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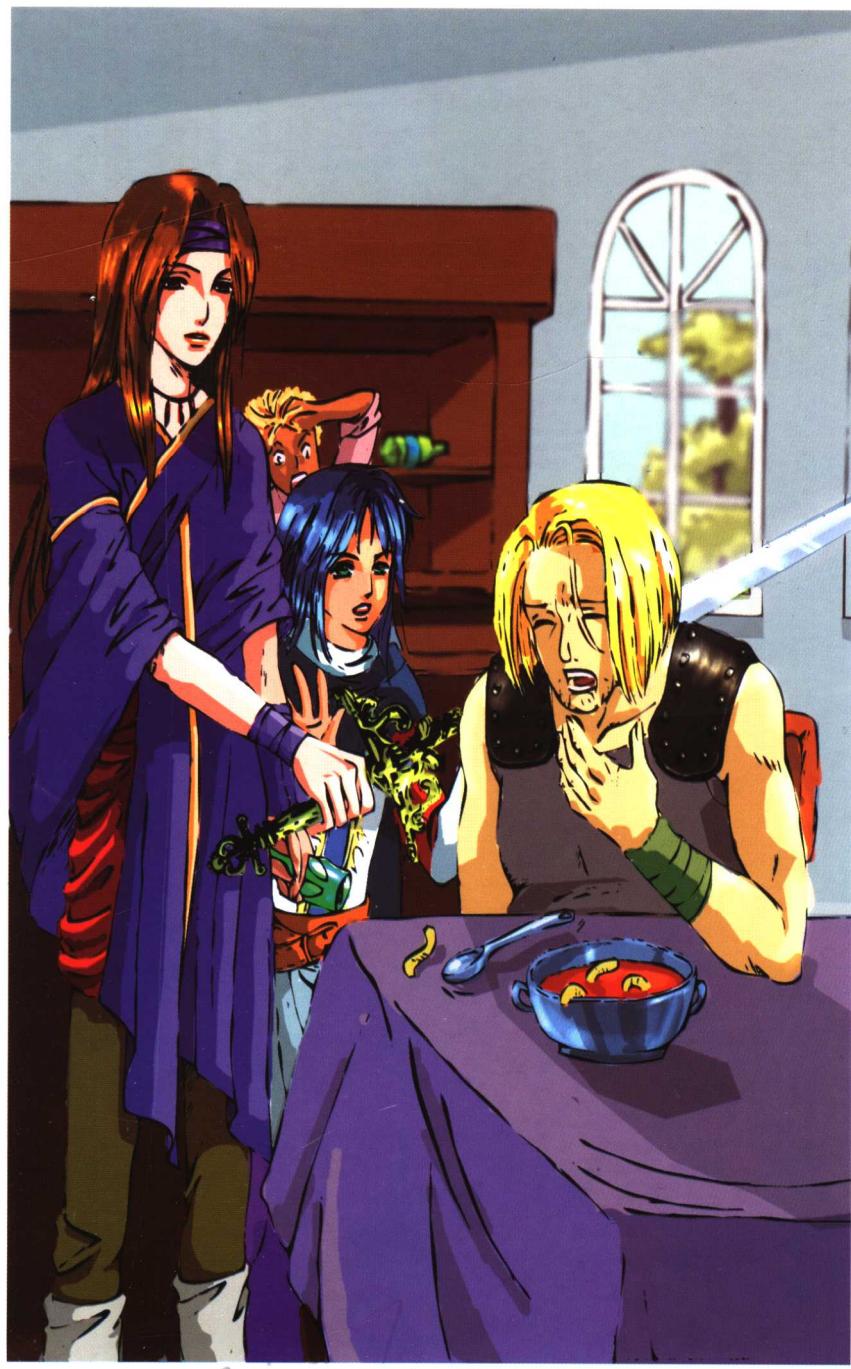
杭州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20000 印数 1—11200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42-3627-4/I · 723 定价: 13.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Moon Island  
月岛

Ebb Isle  
退潮小岛

珊斯鲁  
Sansru

Sansuria

珊斯鲁里王国

and

尔苏  
Jshu

雷米王国  
Rokordable

Rugdurnense Union

卢格杜兰司联邦

Rugran

海肯  
Haiken

海肯  
Haiken



i The Rune



# 目录

*MuLiu*



## 第一章 血光魔影 ..... 1

01	暮夏的沼泽 .....	2
02	寒雪甲与冬霜剑 .....	11
03	相聚在幽灵湖畔 .....	30
04	旧仇新怨 .....	40

## 第二章 生离死别 ..... 49

01	逃亡途中的第一次晚餐 .....	50
02	多事的冬霜剑 .....	65
03	苦涩的教训 .....	79
04	佣兵团的少女 .....	102
05	最亲的人走了 .....	116



### 第三章 意外的交易.....143

01	任性的小姐.....	144
02	当铁匠还是当贵族.....	164
03	陌生而新奇的城堡生活.....	178
04	奇怪的侍童.....	191
05	核桃老师.....	203

# 第一章

# 血光魔影





## 01 暮夏的沼泽

*muria de  
zhaoze*

“听说翠碧湖里有吃小孩的幽灵哦！”

在原野的尽头，有一个死亡之湖。在那里，腐臭的水草长得很茂盛，像女巫的头发一般又长又乱、纠结在一起，遮盖了整个湖面。即使是晴天里最耀眼的一束阳光也不能穿透湖面。

“绝对不可以去湖里玩哦，就算是湖边也不可以！吃人的幽灵瞪着它的红眼睛在看着呢。小孩子，细皮嫩肉的小孩子……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幽灵冲过来啦。咦，少爷！你在听吗？听说每到暴风雨的夜里，幽灵还会到大屋来呢。”

尽管对奶妈的话半信半疑，可一到暴风雨来临的夜晚，波里斯还是兴冲冲地跑到大屋外面，两眼死盯着漆黑一片的远方，不过从来就没看到过什么血红色的眼睛。但是这个吃人幽灵的传说像原野上长了翅膀的小鸟一样，早就飞遍了整个贞奈曼家族的领地。

即使没有翠碧湖的幽灵，宅第里还是常常发生些

怪事，闹得人心惶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去年生日吗），波里斯常常从噩梦中醒来，一身冷汗，心头压着挥之不去的郁闷。这个十二岁的少年敏锐地感受到了那长久以来笼罩在大屋上空的乌云。

“你根本不用去想那些事，小波。”

哥哥耶夫南轻抚着他的头发，波里斯抬头仰望，天空蔚蓝得仿佛画像里妈妈穿的洋装。但是他的眼睛却像阴天，是暗沉的灰蓝色；背对着天的哥哥，有着天空一般蔚蓝清亮的眼睛，和在风中飘扬的浅栗色的长发。

放眼望去，草绿色的平原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这就是贞奈曼家族的领地、隆哥尔德的广阔原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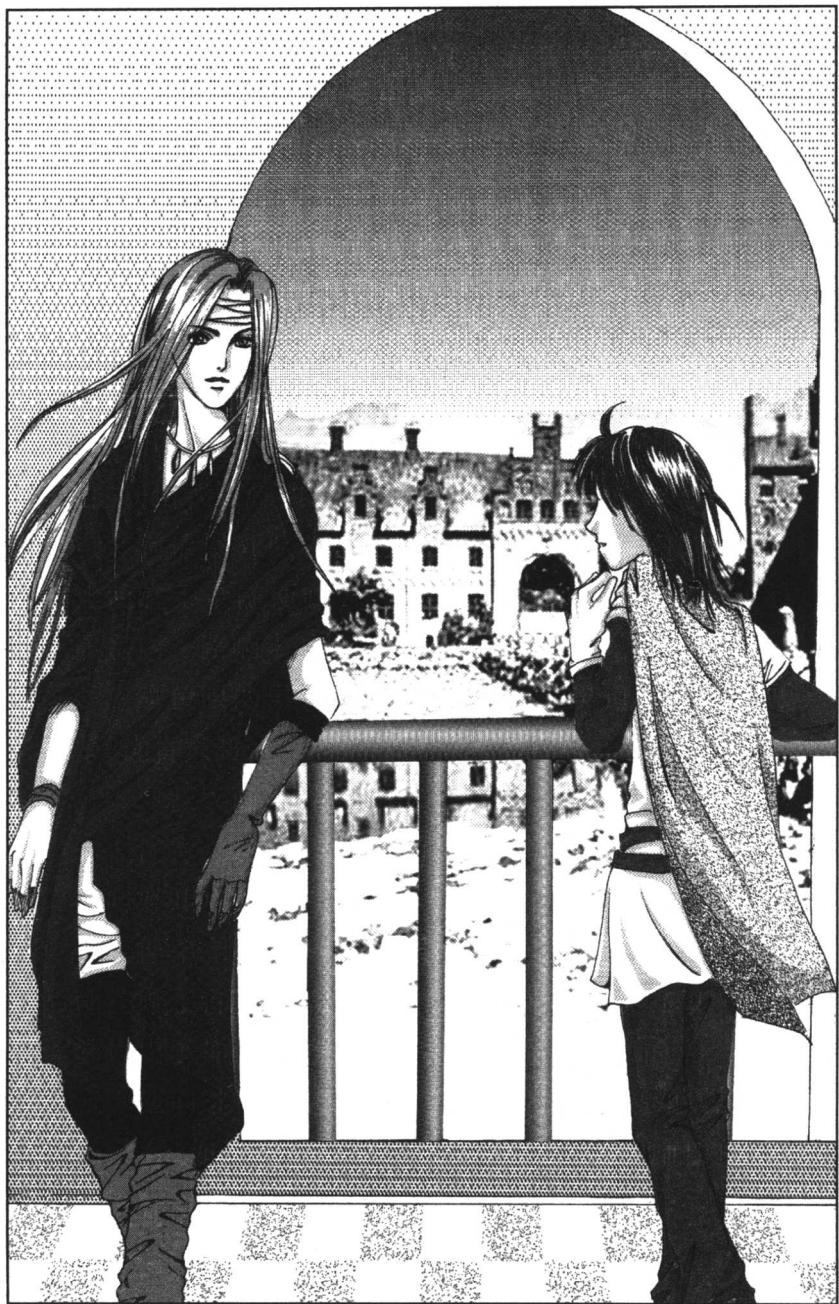
暮夏的原野草很长，躺下去，连头都会埋在里面，不知名的小虫淘气地飞来飞去，搔弄着波里斯的鼻尖。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哥哥好像特别的高兴，脸上挂着比平常更灿烂的微笑。

其实耶夫南哥哥一直都很快朗。他常常牵着弟弟的手，到领地各处玩耍，耐心地向弟弟介绍各种好玩的、好笑的事物。如果能让胆小的弟弟，放弃像女孩子一样的矜持，绽放出开怀的笑容，那么哥哥会高兴得欢呼雀跃呢。就像现在，领地青年里一等一的剑术高手，准备陪一个连基础剑术也不懂的小孩耍木剑。

“走吧，去草地！”

波里斯点了点头，迅速跟着哥哥跑到原野上，及





肩的长发迎风飘扬。哥哥伸出左手，不知不觉间，就把弟弟的头发弄成了鸟窝。

“喂，喂！不要在我弟弟头上生蛋啊！”哥哥开始大声地吆喝，假装驱赶并不存在的鸟。波里斯也故意做出上当的样子，转过头向后看。趁着这个机会，哥哥悄悄地用木剑刺了一下波里斯，飞快地闪到不远的地方，摆出一副破绽百出的防御架势，笑眯眯地看着弟弟。

好像有点不对劲。波里斯跑去追赶哥哥，不小心一脚踩空，摔倒在地。哥哥着急地跑过来。好机会！波里斯一把推开哥哥，哧哧笑了，兄弟俩一起在草地上欢快地打滚。

还是不对劲。尽管如此开心地玩闹着，波里斯心中的异样感觉还是没有退去。那种预感如此强烈，仿佛原本无法看见的未来就在眼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啪！轻快的撞击声响起，向四周的原野扩散开去。过了好一段时间，两人的木剑才又真正碰在一起。耶夫南假装吃惊，向后退了两步。

这一次，波里斯的脚没再踏空，他很快冲到哥哥的面前。他用哥哥教的方式握着木剑，虽然手有些晃动，但架势看起来还不错。他猛地向左挥剑，攻向哥哥的肩膀，哥哥显露出躲避不及的样子，突然间却轻巧地闪过避过了。

豪气涌了上来，波里斯向前逼近一步，无意中踏入了哥哥警告过的距离。而这时，哥哥的木剑对着他的脖子直直地刺了下来。

“啊！”耶夫南吓了一大跳。波里斯的脖子上被划出一道红痕，一滴血刺目地迸出来。

“怎么会这样？”

耶夫南抛掉手上的剑，靠过去用手环住弟弟的脸，仔细查看伤口。幸好刺得不深，可还是有血滴沿着脖子流了下来。

耶夫南赶紧用袖子去擦，然后拿出手帕按住伤口。手掌下，弟弟的脉搏像小鸟一样轻轻地跳动着。

“有没有吓着你，小波？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哥哥不小心失手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波里斯也是大吃一惊。出手的瞬间，哥哥的剑来得那么快，快到自己都忘了那就是哥哥。在那一刹那，他感觉真的是有人要刺他。

“……嗯。”

就在这时候，有人从宅第的方向跑过来。

“耶夫南少爷！波里斯少爷！”

来得正是时候。耶夫南也已打算动身回家。他牵起弟弟的手正要迎过去。可是奔跑着的仆人样子却很奇怪。他拼命地摇手，好像在说，不要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

过了一会儿，他总算气喘吁吁、脸色铁青地跑到

两兄弟的面前。

“你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

仆人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抬起头，兄弟俩看到他一脸的惊恐。铁定是发生了什么很可怕的事。

“两位少爷，请暂时不要回宅第！发生了严重事件！”

耶夫南镇定地等着他把话说完。仆人们很容易大惊小怪的，所以没有必要跟着一起紧张。但是波里斯不然，他从今天早上开始就觉得不对劲。

“勃拉杜·贞奈曼……那位长辈回来了！”

耶夫南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僵硬，他一把抓住弟弟的手，却没有发觉自己的手竟已冰凉。

“喔，是这样啊……”

仆人的话，波里斯听了没有像哥哥那样反应激烈，这仅仅是预感成真而已。他甚至都没注意到哥哥的眼神，只是慢慢地，像是在说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一样，重复道：“勃拉杜叔叔……回来了吗？”

风携着雨，开始慢慢地在天空挥动起翅膀，在兄弟俩的头上落下一片片湿润的灰色羽毛。

黄金猎犬玛洛里安静地趴在大门前，突然起身开始狂吠。这条猎犬块头虽大脾气却很温顺，平时就连小波里斯都可以放心地靠着它、逗它玩，如今却竖起



了全身的鬣毛，凶猛地狂嚣。

“哟，这疯狗居然冲着我叫！好久没见，连我都认不得了？”

来人又高又瘦，手臂格外的长。偏黑的脸上，透露出沉郁的色调，与其说是被南方的烈日晒的，不如说是沾染了尘世的黑暗。眼角布满鱼尾纹，有淡黄色虹膜的瞳孔闪烁着，好像鳄鱼皮服装上装饰用的宝石。

这个男子对着狗，作势要一脚踹下去，喊道：“滚过去，给我滚一边去！”

狗依然狂吠着，没有一点停歇的迹象，良好的驯化使它不会随便咬人。这时，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从起居室内一路响来，渐渐走近后，停了下来。

鳄鱼眼的男人嘴角泛起了皱纹，笑道：“好久不见了，优肯大哥。”

“嘘。安静，玛洛里！”

优肯·贞奈曼先安抚了狗，然后才把冷冷的目光投向好几年没见的弟弟。

他弟弟正在微笑。不管是自己还是弟弟，两个人都苍老了许多，脸上的皱纹也比平常人多了几分，仿佛付出了加倍的努力才挣扎着生存下来似的。

他们进行着毫无意义的对话，连表面上的客套话都没有。如果爸妈更早一些过世，五年前他们的恩情就该一刀了结了。

“五年不见了，至少该请我坐下吧。”